

書經插解

三

2212
1052
3





書經插解卷三

讚岐 河田興猶興 述

商書

湯誓

史臣記。湯王將伐桀。誓衆曰。格爾衆多庶民。當詳悉

聽朕之所言。非台小子敢行不顧名分以下犯上

稱此悖亂之事。今有夏慢天虐民。實是多罪。不止一

端。天厭其德。命我殛誅之也。其事非得已。今爾有衆

百姓。汝乃怨曰。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后



卻不體恤我衆音捨教棄舍我稼穡之事而往割正音捨有夏
 之罪猶雖夏之罪於我何與哉予亦惟聞汝等衆多之所
 言如是然夏氏之王有得罪於天固不可宥予畏上
 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又汝其必曰夏王雖
 暴虐有罪只害夏邑百姓耳其將如台我毫都之民何
 害既不及於我我何必興師衆言或爾然夏王相率
 為重役以過絕衆民之力又相率為嚴刑以割殘夏
 邑之民夏邑之民被其荼毒若不聊生其有衆百姓

亦相率皆離心懈怠弗相和協惟恐其不亾也夏王
 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亾我乃亾耳其民遂
 指日以怨之曰時日曷時喪亾乎若得亾則予雖
 與及汝夏王皆俱亾不辭也夫夏王惡德為民所厭苦
 若茲寧可坐視其民之困於塗炭而不思以救之哉
 故今朕決計必往爾等尙其同心同力輔翼予一人
 以致天之罰於有夏勇往直前立定其功予則其必
 大賚汝以爵祿爾輩無猜疑而不信朕既道之決不

食此言爾等若不從我之誓言。顧望退縮。背違天命。予則併其孥而戮汝。不止一身也。斷斷乎必罰。而罔有攸赦矣。

仲虺之誥

史臣記。成湯伐夏桀。因其奔遂。放桀于南巢之地。有天下。而惟有所慚愧其德之不如古昔揖讓之美。乃曰。予恐來世之人。肆行不軌。輒以台我之指實也。其左相仲虺乃作誥文。以解釋其慚愧。

之意曰。嗚呼。惟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必有聲色

臭味愛惡之欲。若無君主治之。則乃爭亂矣。惟天不

忍其亂也。故生出聰明聖人於萬民之中。時以為君。

而使又治之。爾夫君而不能治民。烏在其為君乎。今

有夏桀為人君。而肆行昏德。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

民被其毒害。如墜陷在泥塗炭火之中。上天傷萬民之

無主。乃篤錫我王以智勇之德。此其所以使其伐罪

弔民。表正於萬邦之上。而續子管友禹舊所服行之道也。

茲但率循厥典常以奉若乎天之所命而已。何慚之有哉。且夏王無道有得罪於天而亦自知民心不從也。故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于下民人皆無知之何上帝用益不臧其所為式我商為可興乃使受顯赫之命用爽明德於厥師衆又觀夏王之所任用者率皆小人而簡慢賢人阿附權勢相結為朋黨實繁有徒屬肇我商之造邦于有夏也為桀所惡若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若粟中

之有糠秕必被簸揚有不可並存者我商衆無小無大戰戰然罔不懼我王陷于非辜之誅凡有道之見惡於無道其勢固然也而矧予王之德之盛稱言之則一一饜足人聽聞尤夏桀之所忌乎惟我王不逆邇聲色為其所蠱惑不聚殖貨利以剝削民財此其心之本源澄澈無一毫人欲者如此推此心以處人故有德行懋盛者便從而懋盛其官職有功勞懋盛者便從而懋盛其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

焉。推此心以處己。故用人之善。惟若己有之。改己之過。曾不毫末係吝。至於臨民之際。則克寬而不失於縱。克仁而不失於柔。我王君德之彰著。信乎於天下。兆民者如此。是所以足聽聞也。方是時。葛伯廢其先祀。王使亳邑百姓往耕種。以供其粢盛。乃葛伯為仇讎於我民之饋餉者。殺童子而奪黍肉。其肆虐至此。王不得已。初征實自葛國始。遂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四方之民望王師來救其疾苦。望而不至。反出

怨言。王往東方征討。則西夷之人懷怨望。王往南方征討。則北狄之人懷怨望。乃相謂曰。我等均之被害。王奚為先救彼而獨後予耶。王師攸徂。徂之民與其室家妻子相慶曰。我等困苦無聊。專俟君後來救久矣。今我後來除去暴政。廣布仁恩。我之免於塗炭。其如死者而復蘇乎。由此觀之。斯民之愛戴歸往於我商者。厥惟非一日。舊來如是哉。王不必以得天下為懃。但當思盡君道以奉承天命也。抑夫待諸侯之道。

眷佑其賢才。輔助其有德。彰顯其忠誠。遂成其良善。
 兼并懦弱。不能自存者。攻伐闇昧。不能自立者。滅取
 悖亂之國。戮侮危亾之身。然而其所以兼攻而取侮
 之者。非得已也。因而推其自亾耳。其所以佑輔而顯
 遂之者。非容私也。從而固其自存耳。好惡一出於公。
 而刑賞各當其則。王能如此。則邦國乃其昌盛矣。誠
 使其德篤實輝光。日新不已。則不但近者悅服。萬邦
 之遠。惟亦愛戴而懷歸之。若其志自滿假。侈然放肆。

則不但遠者攜貳。九族至親。乃亦將背畔而離心矣。
 故王當懋昭明其大德。以建立中正。至道于萬民之
 上也。而其所以建中者。在於以義裁制。百事之可否。
 以禮檢制。一心之過差矣。如此。則豈特可建中于民
 而已哉。雖垂貽此餘裕於後昆子孫可也。予嘗聞之
 曰。凡人君能自求得人臣之可師法者。必王天下矣。
 若自以為是。謂人都莫己若者。其國必滅亾矣。故切
 切然好問。則見聞日廣。綽乎其有餘裕也。偏愎自用。

恥於下問。則聰明日塞。終於狹小而已矣。嗚呼。天下之事。欲慎。善厥終。惟於其始。圖之。今王受命之初。尤當圖之。封殖有禮者。覆敬尊昏暴者。欽崇上天。福善禍淫之道。則可以永保今日所受之天命。於無窮也已。

湯誥

史臣記。湯王既歸自克夏。至於亳都。而天下諸侯率職來朝焉。湯乃作誥文。誕告萬方。臣民以與天下夏始。湯王之言曰。嗟乎。爾萬方有衆。當明聽予一人

之誥詞。夫人所以有仁義禮智之性者。本惟皇大上帝化生之初。降下此衷。正道理于下民。渾然在中。無有偏倚。下民既稟此道理。只順若其自然。便都有此仁義禮智之恆性。由此而行之。謂道。是古今聖愚之所同有也。然至於氣稟。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是以人皆不能全其性。而安於其道也。若要使人人都克綏安於厥猷。則其責惟在乎為后君者而已。今夏王身既任綏猷之責。卻乃滅其賦予之德。但作殺戮之威。

以播敷此凶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都罹其

凶害弗能忍如茶之苦口音徒毒之螫人蛇虺之類殆無一人得以

聊生者矣故眾口稱冤並告訴無辜于上天下地之

神祇以望其解救天道至公降福祥於為善者降禍

災於為淫者今夏之淫虐既已結怨於民正天道之

所必禍者故降災異于夏以彰明厥罪惡以示之意

嚮焉是肆台小子故我奉將天命禍淫之明威不敢赦夏

桀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於天而不

自專也遂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上天皇天及神后后土以

請聲其罪而攻有夏遂又恐一人不能自為聿簡求元

聖若伊尹者與之同心戮力伐罪弔民以與爾有眾

百姓請受生之命於天焉上天居高聽卑冥冥之中

孚佑助下民故我兵一舉罪人夏桀即奔走於南巢

之地竄亡而黜伏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弗僭差如

此是以民之免於凶害者初則茶然憔悴今則賁然彼義及文

若草木鋪榮欣欣生意可觀兆民之眾允乎其生殖之著

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今罪人既出。兆民無主。天乃俾予一人任綏猷之責。輯和安寧爾邦家。舉兆民生殖之命。而寄於我之一身。上天付託之重如此。茲顧朕眇躬涼薄。未知獲戾于上天下地。豈不上負皇天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是慄慄然。日夜危懼。若將墜隕于深淵之中矣。凡我四方新造之邦。有土之君。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於匪彝。無或縱欲而即於悖淫。其各宜敬守爾

之典常。而輔我之輯寧。以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爾等若有善。朕弗敢隱蔽。必加顯揚。若罪當朕之躬。而有之。亦弗敢自赦。必引以為己罪。惟其有善與有罪。一一簡閱。都在於上帝之心。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為萬方之主。則我之責為尤重。故其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是在於予一人不能教養斯民。其責不可得而逃矣。若予一人所為不善。有得罪於天。則無以爾萬方為共咎矣。嗚呼。今予一人與爾造邦

諸侯固皆有其始。然未易保其終也。庶幾尚克於時。是輯寧之責。守典之忠。而各忱信焉。時主友乃亦可有共保其終也。已。

伊訓

史臣記。惟太甲卽位之元祀。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尚居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居冢宰之位。乃代祠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祇見厥祖。告以卽位改元之事。時侯服甸服。羣后來朝。見新君。

成在其位。與朝廷百官。各總己職權。且以聽命於冢

宰。伊尹以凡事當謹始。太甲嗣位之初。守成之道。唯

導祖宗之為要。乃明白言烈祖湯王之成德。以訓告

于王。其言曰。嗚呼。天人之感應。國家之興亡。今當卽

前代觀之。古昔有夏之先后。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

儉。方其懋厥德之時。宇內協和。罔有天災邪沴之干。

以山川則莫安其位。以鬼神則敬享其祀。亦無崩溢

怨恫之患。各莫不寧焉。下暨于鳥獸魚鼈。必滅反飛走鱗介

之微。咸若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

于其子孫。夏桀弗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則皇天赫

然震怒。降下災異。以明借示其罰。因假手于我成湯之

有天命者。以誅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

薄於桀而厚於我先王哉。蓋造可攻之釁者。自桀積

惡於鳴條。而朕湯王德之修。則始哉。自亳都殷都。惟我商王

成湯奮義理之勇。而興師以伐之。布昭其聖神武威

於天下。乃代有夏暴虐之政。以有商寬仁之德。故兆

民莫不允信其志。在救民而懷服焉者矣。今王所以

嗣續厥祖成湯之德者。罔不在於即位之初。然謹始

之道。不止一端。而莫大乎孝弟。故王欲使天下之人

皆知愛其親。必先植立其愛。惟以親吾親。則凡有親

者。皆以吾之孝為準則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

長。必先植立其敬。惟以長吾長。則凡有長者。皆以吾

之弟為準則矣。由是始而刑于家邦。則一家一國之

人。莫不有所觀感。而興于仁。興於讓焉。終而及于四

海則四海九州之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綱常倫理。夏桀滅德作威廢壞綱常倫理。至我先王成湯肇修復人紀而綱常倫理粲然復明於天下。其從善則虛心聽受。從臣下之諫諍而絕弗一毫拂逆。其用人則唯先民舊德之時若順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其居上則克聰明聽斷不惑。邪佞莫欺。其為下則克忠盡獻。可替否。職貢不怠。與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責求全備。檢

束其身。則工夫嚴密。唯若有所不及。湯之修人紀者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自有七十里以至于有萬邦四海。其積累創造之勤。茲惟艱難哉。且不但修人紀。又敷求明哲賢人。俾之布列庶位。以輔佐于爾。後來相嗣為君者。又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其詞曰。敢有無畫無夜而恒舞于宮。縱酒沈湎。而酣歌于室。其所為與夫巫覡之歌舞以事神同一。是時之謂巫風。敢有貪恡淫媾。殉于貨利女色。流連荒

亾。恒于遊觀。畋獵過而無度。蕩而不檢。時之謂淫風。

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

之賢士。狎比頑愚無知之童子。善惡倒置。愛憎悖理。

時之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只此十

愆。為卿士者。有一在于其身。則其家必喪敗。為邦君

者。有一在于其身。則其國必亾滅。況為天子而有天

下者乎。夫為君而至於喪家亾國。固其所自取。而為

之臣下者。亦苟或坐視而不匡正其君。則其刑之以

墨辟矣。然不惟傲于有位之臣。又具以是教訓于童

蒙始學之士。使下之他日出仕。為官知所做省。而不蹈

於刑辟也。嗚呼。嗣王當以三風十愆之訓。祇之於厥

身。念焉而勿怠也哉。蓋此訓詞經畫於先王之心。乃

聖人之謨。而其用甚大。何其洋洋然乎。發揮於先王

之口。乃嘉美之言。而其旨孔明。又何其彰顯矣乎。且

惟上帝之命。去就不常。作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

百祥。若作不善。則菑害並至。而降之以百殃。故爾惟

書經通解 卷三 太甲上 十三 成章館

修德因以小善而不為日積月累漸至於大則萬邦
惟長治久安之慶基於此耳爾惟不德罔以非大惡
而為之但惡雖小而可懼也覆墜厥宗斷絕其祀者
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蓋其福善禍淫天道昭然不
爽如此此之謂天人之感應即為國家興亡之所係
嗚呼為人君者其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太甲上

史臣記惟嗣王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群小不能惠

順于阿衡伊尹之訓伊尹乃作書以告太甲曰天位
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省顧謔
上天所賦之明命而常自在之以奉承上天下地之

神祇社稷宗廟之鬼神罔不祇敬嚴肅是以上天監
視厥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用集非常之大命於其
身使為生民之主而撫綏萬方之衆惟我尹躬亦克
盡心竭力以左右厥辟先王居宅師衆以使各得其
所矣肆為嗣王者得不承此無疆之基緒也惟尹躬

嘗自後就先遠見于西邑夏之先王。如犬禹帝啓諸

君皆其德由忠信自周而無缺。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有善

其終。故當時輔相之臣亦惟得以保其爵祿。與國咸

休而有終矣。其後嗣王夏桀昏迷不恭。矯詐誣罔。以

喪身亾國。罔克有終。時為輔相者亦與之同其戮辱。

罔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從來如此。嗣王

今日可不以前代之事為監戒乎哉。唯敬祇修爾厥

為辟之道之為要。若辟而不修為辟之道。則基緒之

丕承者不能保終。而泰辱厥祖矣。王視此書。惟以為

庸常之言。罔所念而聽聞之。伊尹乃復口陳而三言之

曰。我先王成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日日味爽之時。

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以不顯其德。凡有心思

之所得。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以待天之日。舉

而行之。常若有所不及。又恐後代子孫溺於宴安。荒

於逸樂。而不能率循其道也。乃旁求四方俊秀彥美

之士。以啓開迪。導後世為君之人。故為後人者正宜

仰體其心。祇法其德耳。其可無顛越厥求賢啓後之命。以自取覆也。王自今以往。慎乃儉約之德。制節謹度。凡一切奢華逸樂之事。皆絕而勿為。惟可以懷永久之圖謀也。當若虞人之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往省察。括于其準望之法度。括與度相合。則發釋矣。必欽敬厥中。正道理所當止處。而率順乃祖成湯攸行之事。如虞人省括于度。則惟朕之心深以悅懌。而萬世之下。譬古尚論者。必有稱譽我王之辭。

矣。王其可不勉之哉。王聞伊尹之言。雖不能無所感動。然舊習深痼。尚未克變改也。伊尹乃私計之曰。我茲觀乃王之所為。多不義之事。蓋其習滌深痼。如與天性俱成。此必其左右有導之不義者。予弗可使王狎習于弗順義理之小人。於是營于桐而造宮室。使之密邇先王成湯之墓。以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其以是訓之者。欲無俾一世迷惑而不悟也已。王既徂於桐宮。居於憂三年。果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盡改其

平日之非遂得終其允信之德者蓋伊尹之力也。

太甲中

史臣記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既悔過脩德而又

當喪服已終伊尹乃以袞冕吉服奉迎嗣王太甲自

桐宮歸于亳都伊尹作書以深致其慶幸之意曰君

者民之主民而非后以治之則罔克胥與匡正以遂

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民者邦之本后而非民

以食之則罔以辟於四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

者嗣王為群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

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陰誘其衷俾

嗣王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厥德然後民不至無

君君不至失民自今以至子孫皆得以襲王之餘蔭

實可謂萬世無疆之休美矣王痛悔前非乃拜手稽

首致其敬師之禮曰予小子昏昧蔽惑不明于德以

自底其身於不類嗜欲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

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以自速取戾于厥躬先

王之基緒。幾乎墜絕。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災儆戒。或氣候偶差之類。不必感召由人者。猶可挽災為和。違而去之。若人自為不善。以作孽禍。則罪自我速。不可得而追免也。我於已既往之日。背違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厥初矣。自今以後。尚庶幾賴師保匡救之德。以圖惟能保厥終爾。伊尹見太甲悔過。求助之志。乃拜手誓首。以復太甲曰。夫誠能省察克治。慎修厥身。而其允誠之德。感動乎物。自然能協信和于下民。此

惟明后君為然也。而所謂明后。莫有過於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必先惠之若子子惠困窮之民。蓋至於鰥寡孤獨。疲癯殘疾。尤其所宜哀矜也。則不翅視如己子。而慈愛之。是以亳邑之民咸服從厥命令。罔有不欣悅而愛戴之。亦如人子之於父母。不但本國之民如此。當時侯伯並列。各其有一邦者。皆有人民。而厥鄰於亳之民。苦國君之暴虐。亦莫不戴我先王。以為君。乃相謂曰。我輩困苦。不得聊生。專待俟我后商王

來救我后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我輩自今其無罹酷
 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物而得天下之人心如此今
 王嗣登大寶統承先業正當乘此怨艾之初懋脩乃
 德汝監視乃烈祖成湯之所為以為模範而惟日孜孜
 無有一時之逸豫懈怠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祀祖
 先則思盡其孝而舊章成憲務遵守而不怠以接見
 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旋皆莊敬而有禮所視
 者遠而不蔽於淺近當惟明也所聽者德而不惑於

儉邪當惟聰也吾王果能於是四者深思而力行之
 則朕且承王圖終之休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無
 敢有所厭斁也音亦已

太甲下

史臣記伊尹申言以誥戒于王太甲曰嗚呼惟上天
 之命或予或奪初無常親但人君克敬能以自持無一
 毫敢慢則惟眷佑而親之矣下民之心或向或背初
 罔常懷但懷于人君之能有仁心者而愛戴之矣鬼

神之靈。或格。或否。初無常享。但享于人君之克。竭誠者而降之福矣。夫敬仁誠三者。人君之所當盡。則居天子之位。厥惟艱難哉。能盡此敬仁誠。是謂德。有德則自然天親。民懷。鬼神歆享。國惟治安矣。若夫否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恫。國其擾亂矣。然致治之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若今所行。與古人之致治者。同其道。則太平之盛。罔不興起矣。其致亂之事。亦古人有行之者。若今所行。與古人之致亂者。同其事。

則禍敗之應。罔不亾滅矣。故人君自臨御之初。以至歷年之久。終始不違。以慎厥所與。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於亂焉。惟只明其明之后。為然而已。豈中才常主所能及也哉。昔我先王成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非有他道。惟時朝夕懋勉不已。敬修厥德。凡敬仁誠之道。兼而體之。日新之功。不敢怠慢。故其德與天合。用克君主萬方。而配乎上帝。蓋真為天之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為先王之適孫。

嗣有令善之統緒。尙其監視乎茲。先王所以敬德配天之道。以為法則哉。然其道則高矣遠矣。豈可以一蹴而至哉。必當順其先後之序。譬若升高山。必自此下低處起脚。譬若陟遐路。必自此近邇處進步。夫然後可以馴致於高遠也。且夫無輕易民事。當惟稼穡勤動之艱難。無安穩厥位。當惟一日萬幾之危懼。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事固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

終者。故王當慎善其終。于今日臨民之始也。己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為喜怒。必須審察其理之是非。且有人之進言。犯顏色。觸忌諱。侃侃鯁直。以拂逆于汝王之心者。王於此當必虛心審察。求諸道理。未可以為拂意而遂拒之也。有人之進言。頌其美。承其意。唯唯和柔。以遜順于汝王之志者。王於此當必虛心審察。求諸非道理。未可以為順意而遂善之也。嗚呼。我前所言。都是剴切於治道。王莫徒聽之。若徒聽而弗

加思慮則胡何由而能獲乎。既思而得之亦若徒思而弗肯實為則胡何由而能成乎。人君一人苟能思而得此理能為而成此事。有此大善元良之德則萬邦之人自然有所感發皆相率以貞正矣。夫率由舊章君道之當然也。故為君者罔以喋喋辨言而變亂祖宗之舊政。事功圖成臣職之當然也。故為臣者罔以貪戀寵利而恬居自己之成功。君臣各盡其道如此則邦國其永孚于其休美。必然無疑也。王其思之哉。

書經插解卷三

言經拾餘卷三
五
成章館

